

随意表白

方 方 等著

今日中国出版社
1996·北京

〈京〉新登字 13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随意表白/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编辑委员会编.
北京:今日中国出版社,1996.8
(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;6)
ISBN 7-5072-0857-5

I. 随… II 中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1058 号

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

随意表白

方 方 等著

*

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1996 年 9 月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850×1168mm 32 开本 360 千字 15.5 印张

印数:1-10000

ISBN 7-5072-0857-5/I·136

定价:18.90 元

前 言

在人们的伦理生活中,情爱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,它是心灵的易振点,而且其中的酸甜苦辣是说不完、道不尽的,这大约是此类题材古往今来长盛不衰、一直吸引了众多作家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在情爱的人伦关系中,生理因素固然不可漠视,但它并非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,社会性是更为重要的一面。那些优秀的情爱题材作品,总是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,并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有着深刻、动人的艺术表现。近年来,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,社会生活步上了转型的轨道,人们的情爱观念和情爱生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,这方面也就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前所未有的人生风景线。这些多姿多彩、各具风貌特色的景观为敏感的作家们所捕捉,并予以艺术化的展示,其中的佳篇,对于读者无论从增进对社会的认识来说,或是从陶冶情操的角度来看,都是有所裨益的。

80年代中期之前,我国作家在表现情爱生活时,多回避性的描写。这种情形从80年代末期起有了明显的改变。性在情爱中,本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。文学作品要表现情爱,又惶惑于性的描写,便陷于一种“欲语还休”的尴尬境地。事实上,离开了异性之间的相互吸引、相

互愉悦与相互融合、陶醉,情爱便失去了其活生生的真实的生命形态。自然,片面张扬性心理、性生理而忽视感情的描写,那是一种不良倾向,为我们所不取。情爱中不仅有丰富的感情活动,而且还有理性和道德观念的融入,这些也都是需要加以表现,甚至予以适当强化的。在文学作品中,情爱描写还需要审美化,使其既生动感人,又体现出伦理道德上的善与美。本书系在选择篇目时,这些方面都审慎地考虑到了,读者在阅读时也都会感受到的。

情爱题材是近年来创作中的一个热点,作品数量之多,简直令人目不暇接。为了读者检阅的方便,我们做了一番沙里淘金的工作,从各重要报刊所发表的大量作品中加以筛选,并按文体加以归类。我们曾将 1993 年以前的这类作品结集了 10 本集子,冠以“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”之名,于 1995 年出版,受到读者好评。现在我们又以 1993 以后发表的这类作品为主,结集了这 8 本集子,以“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”名之,相信同样会赢得广泛的欢迎。

编者

1996 年 9 月

目 录

背影	牛伯成	(1)
仇恨的魅力	赵本夫	(35)
傍晚敲门的女人	李 迪	(79)
随意表白	方 方	(197)
红锈	熊正良	(246)
父母爱情	刘 静	(287)
校园里有一对情人	阿 宁	(347)
最后的艺术家	北 村	(396)
长短	梁 晴	(441)

CONTENTS

The View of Somebody's Back	
<i>Niu Bocheng</i>	(1)
The Strength of Hatred	
<i>Zhao Benfu</i>	(35)
A Woman Knocking at the Door at Night	
<i>Li Di</i>	(79)
A Free Confession	
<i>Fang Fang</i>	(197)
Red Rust	
<i>Xiong Ziliang</i>	(246)
Parents' Love Story	
<i>Liu Jing</i>	(287)
A Pair of Lovers on Campus	
<i>Ah Ning</i>	(347)
The Last Artist	
<i>Bei Cun</i>	(396)
Long and Short	
<i>Liang Qing</i>	(441)

背 影

牛伯成

洛华直到最后一刻才感到绝望。那时她目光呆滞地望着窗棱。外边是阴天，正在下雨。她明白这样的雨水是不会影响飞机起飞的，如果那个冷心冷面的男人真的要离去，这天气并不能阻止他。

洛华说不好此刻的心情是难过还是愤怒，它乱纷纷，被阴云，被碎雨搅得一塌糊涂。屋子里也阴冷，空气潮漉漉，叫人不安，也感到孤寂。本来想，他走就走，没想到他带走的東西竟会那么多，她的心情没有了，仿佛落入一口深井，再做任何事也都没有了意思。

外边在下雨，雨水淅沥沥的，浇透了她的心，不觉腮上挂下了两行泪。这时她觉出了自己是个弱女子，无依无托，她的生活，她的一切，都被那个叫做她丈夫的男人给糟蹋了。

房间里待不下去，索性走进雨里。没披雨衣，只穿着那身浅裙子，到处乱走，头发淋得湿透，单薄的布片贴在了身上，她不觉得。身上发抖，心里发烧，双手抱住肩头，心里一个劲地骂：滚吧，滚吧，滚回你的岛国去你个混蛋！耳朵里嗡嗡的，只一种声音，仿佛是飞机在空中哀鸣。她走到水边，看着天上的落雨把水皮打皱，看着

冷风恣意地蹂躏着水面，内心凄然——觉得那就是她。然后她哭了，泪水顺着雨水流下来。周围没有人，幸好没有人。她可以淋漓尽致地痛哭一场，淋漓尽致。并没出声儿，但她浑身哆嗦着，左手拉住右手，使劲向下拽，指甲深深掐进肉里。

许久才平静了些。得感谢这场雨，幸亏有这场雨，雨水冲刷着她，从头到脚。她迷迷荡荡，渐渐，就觉得什么都解脱了……

日子本来像流水一样欢畅自然，没什么忌讳，也没专意谋划过，该发生的事情就都发生了。没道理去责怪康宪琪，那个高个子，皮肤白皙的男人。也不怪她。同样的事情在这世界，在这城市，乃至在这校园，每天都在重复地发生，不单单她这样。她还算有理由的，培元出国了，她当了三年单身女人。即使没理由的人们，也都可能这样。这再正常不过了。没觉得耻辱，凭心说，挺美好的。像打篮球痛快地出一身大汗，像酣畅地游一回泳，像做出一串轻盈舒展的体操动作。甚至——她与培元也没达到过那样的境界，像诗，如画。他们仿佛森林里自由跑到一起的两只麋鹿，没有负担感，没有更多的奢求，也没有责任和义务。

洛华记得那个绿树成荫的去处——在学院的一角。那儿的美妙不仅在于记录着他们的第一次，还因为它总能调动起他们与大自然相和谐的激情。校园外不远有条小河，水不深，但很清澈，河边自然地生长着茂密的碱草。那是他们又一个去处，草地上有他们滚压出的一个又一个凹坑。说不好怎么就连缀在一起，没有目的性，反而越拴越牢，撕掳都撕掳不开。

得到培元要回国的消息才猛然觉出走得太远了。

早晨，在操场上，洛华找到正晨练的康宪琪，两人围操场跑圈儿。这情形以前也有过。洛华说，培元要回来了。康宪琪摆动小臂，眼睛望着前方，说，知道了。洛华说，我们该结束了，起码这段不要再见面。康宪琪这时侧一下头，问，为什么？洛华心想培元要

回国了，还问为什么？就说，反正我们不能再在一起了，你别找我，也不要打电话。康宪琪速度慢下来，小步颠着，渐渐停住。洛华也停住，看着康宪琪活动上肢，一下下扩胸、振臂，又蹲马步弓步压腿，他还是不说话。洛华其实很了解他的心情，他不愿分手。可他们不能再缠绵了，这没办法，本来他们的交往也是有边界的，现在到了该分手的时候。洛华轻声说，你听明白了吧，那我走了。康宪琪这才问，培元什么时候回来？洛华说，后天上午，我去机场接他。康宪琪又闷住，使劲做着下蹲。他的腿很长，柔韧性好，他本来就是篮球运动员，退下来才到了体院。他穿着背心和运动短裤，裸着雪白的肌肤。男人很少有这么好的皮肤，光滑细腻，富于弹性。洛华觉得她不能再看下去了，不然她也忍受不了。急匆匆地转身就走，走到操场边不由站住，又回头望了望。康宪琪仍在原地站着，一动不动，那样子呆若木鸡。洛华心软了一下，觉得康宪琪心里肯定很难受，就朝他挥了挥手。

早晨的阳光把操场打得澄红，在洛华的印象里，这淡淡的离别便和这澄红色连缀在一起，她的记忆在这里划上了句号。

回到家心情便安静下来，她想，与康宪琪不过是个插曲，尽管婉转悠扬了好一阵子，可插曲毕竟不是主调。当洛华专心致志等待她的丈夫归来时，内心已变得如水的平静。

二

许培元与三年前赴日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人反而显得更年轻了。一身棕色隐条西服，打着猩红领带，推着行李车兴冲冲从出港通道走出来。

路上还顾及到说话，都是断断续续的日本生活的剪影，迈进家门却安静下来，两人默默对视，身体都停住，只一瞬许培元就猛烈地像旋风一样席卷了她，一寸寸地席卷，热辣辣地席卷，没留一点儿空隙。洛华无力地挣扎着，抵御这突如其来的“侵略”。那一刻

她就明白了，许培元像从前一样，是一团火，见到她就会劈劈剥剥地燃烧起来……

没工夫说话，两人谁也没再顾上说话，这情形只在初恋时有过，熟悉中夹带着陌生，每一个细胞都在渴望。两人紧紧地缠绕在一起，只听到心房在砰砰跳跃。

许多时候，语言是多余的，而身体的感觉却异常敏锐。久别的男女，更喜欢在如此的身心交融中倾诉一切……

已经出汗了。

许培元把她摔来摔去，摇撼着她，晃动着她。他们从床上滚到地板上，又从地板爬上床，渐渐，许培元变得熟悉起来，三年的距离急剧缩短，恍若就是昨天。久违了的感觉都在复苏，她的身体火炭般一节节燃烧着，断裂下来，断裂下来……燃烧中的许培元动作忽然迟缓了一下，她并没明白，那一瞬已经过去了，培元似乎调动起更大的热情，在一阵天塌地陷中把她吮尽了。

后来她才记起那一瞬的迟疑。

她感到惊慌，那正是她与康宪琪的习惯动作。女人的不幸就在于沉迷，沉迷的女人会忘乎所以，什么都无所顾忌。她曾感到担心，仔细地观察过许培元，并没看出什么。那事似乎过去了，没留下多少痕迹——洛华想，这不过是长久不在一起的一种不适应。她知道培元是个粗心人，出国前就这样，他是不会多想的。

家里有了热度，洛华显得繁忙起来。一个人生活没多少家务好做，没必要，也没兴致。现在的家才像家。洛华踏踏实实地享受着家的欢乐，极少想到过康宪琪。

倒是许培元说，这次回来时间宽裕，请朋友们吧。他头一个便点到了康宪琪。当时他正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刮胡须，洛华心里就咯噔一下。

许培元走出来，用热毛巾擦着脸，要洛华拿笔记录，一连开四

五个人名，又问洛华，还请谁？洛华满腹心事，只说，我不管，你看着安排。许培元说，我要请的人都列上了，你也找俩你的熟人，最好是女的。洛华瞪他一眼说，干什么啊？培元说，别那么守旧，男女搭配场面热闹；再说，只请我的朋友也不公平。洛华想了一阵，只列了王珊，她自小的同学，是个单身女子。

两人又商量些具体的安排，洛华说在外边没意思，去饭店有摆阔之嫌，大家也拘谨，不如在家。培元同意了。洛华说最好是自助餐，大家随便。许培元摇头说，可别价，咱就来中国式的，别上洋味儿。许培元还是那脾气，说办就办，写请柬，打电话，订日子。洛华这儿却走了神儿，心想康宪琪你千万可别过来，你来那算哪码子事呢？

其实她知道，康宪琪是不可能不过来的。他与许培元中学就是同学，后来又在一起打了四年篮球，许培元在专业队下来得早，先到体院进修，又留在体院任教。两年后康宪琪步其后尘，一步不差地走了同一条路。当然现在不同了，培元停职去了日本，彻底脱离体育界，而康宪琪正在考虑是否去体工大队担任篮球教练。职业不同关系却愈加纯粹，大家都是老朋友。

下午五点，康宪琪头一个来到，进了屋就与许培元长时间握手，大声说话，表现得既热情又爽朗。洛华感到吃惊，她没想到康宪琪能够如此虚伪地跟培元周旋。另几位朋友也陆续到了，都带来些烟酒水果类的小礼品，王珊最后一个进来，是唯一空手的一位，她情有可原，因她是洛华的客人。

王珊帮洛华下厨，大家围坐着喝酒，吵吵嚷嚷，开始时还转几句正题儿，什么欢迎感谢之类，两杯下肚就蔓延开，随着自己的兴致信口开河。谈日本见闻，谈国外留学生生活，议论到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。而后便比着追忆往事，打球，逃学，谁做过什么恶作剧，哪场球谁的动作漂亮……说得热闹，说得真诚，连连喝酒，都痛

快至极。洛华是女主人，要多方支应，可她心里又揣着事儿，自然就多看几眼康宪琪。康宪琪今天的表演可谓淋漓尽致，开始是围着许培元转，而后竟当了大伙的面，向王珊小姐大献殷勤。但后来不对了，康宪琪喝多了酒就有些忘形，嘴角流露出痛苦，眼睛也越来越黏糊地看她，挂出了相貌。洛华心里直敲小鼓，瞥一眼许培元。培元好像并没注意，只顾对大伙儿说话。洛华怕康宪琪酒后失态，就对王珊说，这么晚了你还回去吗？不行就在我家住吧。说的是王珊，其实也是提醒大伙的意思，时间不早了。

男士们都看表，已经十一点多钟，的确该散场了。客人起身告辞，许培元说，宪琪，你先别走，好不容易见回面，咱们再聊聊。洛华立刻做出反应，对王珊说，珊珊你也别走了，今晚咱俩睡小屋。王珊从前陪洛华在这儿住过，并不陌生，再说她是在外边疯惯了的，她母亲和大姐根本就管不了她。她答应了，谁知是什么心理，倒先看了一眼康宪琪。

晚上的气氛就有些怪，许培元和康宪琪说话，洛华和王珊说话，都糗在一间屋子里，洛华不想走，王珊也不想走。

许培元喝了酒爱絮叨，脸上发红，对康宪琪一个劲儿说这些年他在国外家里多亏有康宪琪照顾。说着看看康宪琪，又看洛华，眼里似有千言万语。洛华心里紧张，康宪琪借着酒力迷迷糊糊地说，那都是应该的。其诚恳，其憨厚，令人感动。洛华说，大康要调去搞运动队，往后就不在学院了。康宪琪看她一眼，一本正经地说，那也是领导的重视。事后洛华想，康宪琪肯定是装醉，说的话滴水不漏。又推想许培元，他请这顿酒似乎想证实什么，难道他怀疑了么？

王珊困了，连连打着哈欠。康宪琪借机告辞，许培元送他到楼下，好久没上来。洛华带王珊到小屋，把沙发床打开，取毛巾被挂好蚊帐，许培元才进屋。许培元说，你们住大屋吧。王珊说，还是你们俩住大屋，我一个睡小屋。洛华说，得了吧，我留下你就是为

了说说话的，让培元一个人住大屋。许培元没再说什么。

三

培元这次回来不能说功成名就，但也在日本站住了脚跟。三年了，他语言学校毕业，已考取了一家有奖学金的正规大学的经济系。这次回来是为了办洛华出国陪读的。

洛华当然是满心愿意，也觉出培元对她感情笃深；可有个康宪琪事情就复杂了。至少她该做好宪琪的工作，安顿好两人间的关系。

学院方也有许多事要做，要争得院方同意，交接教学工作。学校快放假了，按计划今年暑假洛华还要带一个体操进修班，这是学院的暑期经营项目，旨在获取一笔经济收入。

方才教务处孙处长找她，落实这件事。因她还不想公布出国的事，答应说，没问题，可以招生。

离开办公大楼，朝体操房走，路上就遇到了专门等待着她的康宪琪。

洛华说，你怎么没去篮球馆？康宪琪说，我今天没课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洛华说，不行，咱们有过约定，不再见面。康宪琪说，是你先违背了约。洛华说，那是培元请的你，是另一回事。康宪琪眼睛发直，里边游动着火星子，忽然说，这不行，我受不了了。洛华说，你受不了也别找我，这没用，这样只能把咱俩的事儿搞糟。康宪琪叨咕地说，我得跟你谈一次，说什么我也得跟你谈一次。洛华磨不过他，只好答应了。两人约定，晚上在小河边见最后一面。

一下午洛华都心不在焉。四点钟她给王珊打了电话，要她过来一下。四点半洛华回到家，王珊已经在等她了。许培元也刚从外边回来，正跟王珊说着什么。见洛华进来，起身从冰箱取出两听饮料。王珊说，不喝了，我们这就出发。洛华假装问，什么事儿啊风风火火的？王珊背向着许培元朝洛华挤咕眼儿，说，打电话找不

着你，今晚有个聚会，我已经替你向你先生请假了。许培元笑嘻嘻地说，王珊你这可是不对啊，聚会也不邀邀我？王珊说，你要参加也可以，先去医院做个变性手术。许培元说，你们这种聚会本身就有问题，谁不讲究丰富多彩啊，90年代了还搞封闭式？王珊说，各有各的意思，对不起了先生，我们不带玩。

两人出来，嘻嘻哈哈笑过一阵，扎进个小馆吃饭，当然是洛华请客。本来洛华想找个档次好的，王珊说，别，你心不在焉的，好也吃不出味道来，还是改日吧。只要了包子和蛋汤。

王珊就这点好，是个鬼灵精。洛华有事，打个电话不用吩咐她就都明白，她也不多问。同样，王珊有事，洛华也鼎力相助，该扮演什么角儿，绝对演得像。这是女人间的默契，也是女人间的友谊。现代女性，谁还没有点私人问题呢。

小河拐了道弯儿，水面静静的，映着天上的月亮。

夜色还是那样的美，可心情却不同了。因他们要分手，因他们不仅有分手的缠绵，还有分手的浮躁。

康宪琪已说了很久，虽然语无伦次连自己都恨自己没说清楚，其实意思只有一个，他在向洛华表白，他爱上了她。

两人走到一起，什么事情都做了，到现在才表白，他爱上了她，情绪又极为冲动。这正是洛华所不需要的。

她希望康宪琪平静，希望他能清醒地同她拉开距离。在康宪琪诉说的时候，洛华望着静静的小河，望着小河的那道小弯儿，心想他们的确到了转折点。

洛华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康宪琪抢白说，怎么就不可能呢？洛华说，现在已经晚了。现在你这样想，是因为我们要分手，你没有准备，思想转不过弯子来，觉得痛苦，才这样说的。其实我们咬咬牙，过一段就会好的。康宪琪用一种锋利的目光注视着她，一瞬间那目光很可怕。但他仍语调低沉地说，你不知道，这些天我根本就

睡不着觉，半夜里在平台上坐着抽烟，总回想我们在一起的情景，一遍遍地回想。我还出来，跑到你的楼下，围着楼房兜圈子。我太苦了；我都魔症了，我无法忍受了才承认对你有了真感情。洛华哆嗦了一下，说，我不希望你再反复，你必须不这样想。

康宪琪闷住，一下一下拨着身前的草梢儿。

洛华说，最初我们怎么说的？我们是朋友，谁对谁也没义务，在一起高高兴兴，哪天不在一起也高高兴兴。你不记得了，这话我说过你也说过，我当时还很感动呢。康宪琪不言语。洛华又说，说心里话，我并没觉得你不好，这些年我太寂寞了，你始终陪着我，我很感谢。你又是培元的朋友，我知道你迈出那步需要多大的勇气，其实你没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，我觉得你这样其实是更够朋友。康宪琪古怪地笑笑。洛华继续说。可现在培元回来了，我们俩必须调整，把关系恢复到从前那样。你把这两年的事忘掉吧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我们还像从前那样，那多好……

康宪琪痛苦地听着，其实一句也听不进。他心里在和洛华抬杠：这不是两年前，他不可能退回到两年前，女人怎么会这样看事情呢？

洛华把要说的话说了，心情已经轻松许多，便感受到周围环境的美好。空气凉丝丝，夜很宁静。她觉得这样来结束他们的关系挺有情致，就像他们曾有过一个浪漫的开端一样。

康宪琪突然说，我准备离婚。

这是洛华根本就没想到的，形势急转直下，她惊讶得几乎要跳起来。

月光下康宪琪眸子正视着她，又一字一顿地说，我要离婚。我已经都想好了，我不能再跟瑞芬过下去，那样的日子没意思，也透顶的虚伪。我准备把一切都告诉她，然后跟她分手。

你不能这样做，洛华说。她的情绪风起云涌。这不只是你个人的事，你没权力！她又说。

康宪琪说，可离不离婚就是我个人的事。

那也牵扯到我！洛华已变得无比的愤怒，你为什么要离婚呢？你这是出卖我！我说我们分手，你不同意分手，你就发狠，用离婚来要挟我，逼着我也离婚——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康宪琪，我可是没想到，你会这样！

洛华控制不住，眼泪亮晶晶地流满了两腮。

康宪琪心软了，默默地看她，许久，问，你爱我吗？迟疑一下又问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爱过我吗？

洛华委屈地反问，你怀疑我？

康宪琪说，没有。

我们什么都做了，你还这样说？

我……康宪琪捶一下头，说，我摸不准了，不自信了，我觉得一切都弄不明白了。

洛华说，你能让我们安静一会吗？让我们都想一想。我承认我们有感情。我承认我们在一起时很愉快，我没忘记。可我们得想一想了。我不愿破坏你的家，瑞芬对你不错，你不能因为一时痛苦就做出那样的选择，我不同意。你今天提的问题很奇怪，我告诉你，女人是不会跟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上床的，你还要我说什么？我特希望我们都能把那一段的感受保存在心里，别亵渎它，别破坏它。可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，硬往回扳我们都会痛苦。丢掉你的想法吧，不要离婚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

洛华比康宪琪冷静，可她心里害怕，她越来越觉得她在作假，在这貌似诚恳的对话中，她加入了越来越虚伪的成分——她其实想逃脱，她正在拟订着逃脱的计划，她已经不准备把她要去日本的消息告诉他。她只能与他一刀两断，或许，一刀两断是他俩最好的前景。

然而，就在她说话的时候，康宪琪已经慢慢地靠近了她。她感到了恐惧，这是另一种恐惧。她依然在不停地说着，用不停顿的说

话来支撑自己。可康宪琪还是把手伸了上来，围拢住她的腰，又向上，抚摩她的乳房。她停住，不再说。她知道他马上会吻她，她太熟悉了……她觉得自己又被鼓动起来，那是一种不可遏止的海浪般的诱惑，这诱惑已在她心头涌起，迅速地在她的身体里燃烧……她回过头，像往常一样，似乎要接受他的吻……但就在这时，她猛地逃开了。

不。她说。

怎么办呢？康宪琪大惑不解。

我们不能再这样了。洛华坚定起来。

为什么？他忽然大声说，再次狠命抱住她。

洛华挣扎着，用手推他的头。她现在已没有了那种诱惑，变得一下比一下更坚决。康宪琪终于恼怒了，他爆发地吼了一声——这在从前从未有过。他抱住她，紧紧地抱住，摇撼着，拼命地摇撼，像个阵发性歇斯底里症患者，他的行为粗暴无理，把柔弱的她几乎摇碎。

宪琪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！

她听到她的衣服发出撕裂的声响，前襟的扣子也嘭嘭地脱落了。她听到康宪琪声嘶力竭地喊：你是骗子，你骗我，你要跟培元一起出国了……你骗我！

洛华忽然就坠入了一片黑暗，身体也随之绵软了下来。她像换了个人，没筋没骨，软面条一样任他推来搽去。

月亮依然挂在天上，小河弯弯，河面上起了风，风有些凉……降露水了，身下的草地潮乎乎的，那儿曾有过许多凹坑，洛华便觉得周围都空荡荡地陷落下去……

四

大清早许培元就把饭盒里的排骨拿出来咬，说不好这算什么生活习惯。他没问洛华昨天的事，尽管洛华回来得很晚，尽管洛华